

明詩話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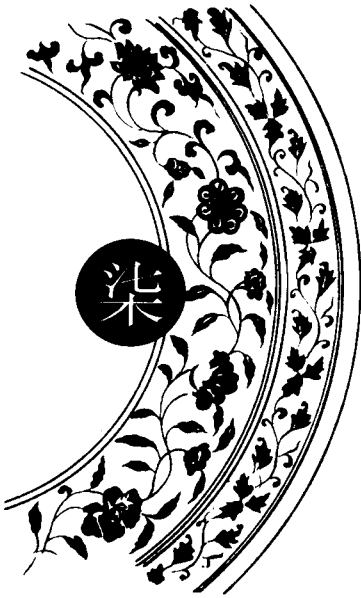
柒

吳文治

主編

明詩話全編

江蘇古籍



柒

畢自嚴詩話

徐應佩編纂

畢自嚴（一五六九——一六三八）一作「曰嚴」，字景會（一作景曾），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萬曆進士，授松江推官。年少有吏才，累遷至太僕卿。天啟初，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自嚴得改右僉都御史。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與熊廷弼建三方佈置，以天津為第一，後轉戶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引疾歸。崇禎初，起戶部尚書，進太子太保，致仕卒。著有《石隱園藏稿》八卷，傳于世。本書輯錄其詩話二則。

一 詩以道性情。自昔《三百篇》所載，野樵、田畯、村媼、閨秀所出無非詩，總以道性情所欲言而已。然讀《關雎》、《葛覃》、《卷耳》、《采芣苢》諸什，無不以四句止。自絕句鼻祖云：嘗聞王元美論絕句，離

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又謂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以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旨哉。言乎良以學士家，藻績縱橫，即令廣之近體，排律以暢其致，侈之歌行，樂府以竟其趣，雖不可謂駢拇枝指，而大較惟絕句爲近。古絕者，截也。從近體中，或前半後半爲截，或中腹四句爲截。離其合，合其離，有占有韻，韻不旁借。可對可散，散亦疊貫，則絕所由名也。不佞不嫻詩，亦不諱詩，然獨喜絕句不置。但五言絕止二十字，猶覺寂寥而鮮春容；若七言絕，以四語二十八字，該括四始六義，儘足發舒性靈，舒暢胸次。先是余見崇雅山人有《四時絕》三百六十首，每月止三十首。邊幅太窄，譬之鼎臠，味美而嫌掛漏。嗣見徐司馬京咸所梓，有日涉編，雖以四時爲主，而諸體兼收，譬之凌雲構具，而乏剪裁。逮甲寅乙卯歲，余自蒲坂掛冠歸里，巖棲多暇，因翻架上之藏，搜而廣之。總之，不離四時者，近是從春而夏，從夏而秋，從秋而冬，支甫一周而三萬六千刻。爲時幾變，時變而物徙。如草木天喬以植物，變昆蟲跂喙以動物，變空閨夢骨、孤戍驚魂、姬扇辭輦、征衣寄邊以人事怨曠、俛仰舟壑，變櫻桃景妍、興逸燒尾，毵毵色慘致楚綴羽以道飈，石火黃梁黑甜，變已徹競賽、籟發錫杖、皎貫玄對、毫吮曇鉢以露門綺語，淨土騷情，變凡此。變而又變，以至於無可變，悉繪之詩，悉收之選。良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也，非必言四時，非必不言四時，而實具體四時矣。謂以七言絕盡四時之變，不能謂以四時之變入七言絕。於以供驅使、聽爐錘，即倚馬擊鉢者不益疾捷，嘔心枯髯者不加推敲也。倘所稱昌歎之嗜者非耶。試由絕而推之，即爲律、爲古、爲排律。人如噉蔗，以漸出如湧泉不涸，必不能窘，

以所不受矣。顧今世論詩者，多尊盛唐而卑中晚，況宋元乎！是選兼取宋元者，何夫宋元醞藉聲響間或不無少遜李唐，至匠心變幻則愈出愈奇矣。昔人謂唐人絕句至中晚始盛，余亦妄謂中晚絕句至宋元尤盛。如眉山之雄渾，荆公之清麗，康節之瀟灑，山谷之蒼鬱，均自膾炙人口，獨步千古，安可遺也。袁石公貽張幼于書云，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此雖有激之言，抑亦爲二季解嘲矣。白門暇日，偶一諷詠，因爲銓次評品，置之案頭，庶幾餓可當餐，卧可當枕，聊自爲解頤爾。若欲公之人，人傳之通邑大都，將無爲有識者之所胡廬乎！（《石隱園藏稿》卷二《類選四時絕句序》）

二 余謂詩能窮人，非詩能窮人也。蓋人窮而其詩乃益奇耳。彼其胸中有無限抑鬱無聊塊壘不平之氣，誠不勝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而借詩以寫之，故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向使長庚低回一藍袍而不能去，安能孤行一意放浪於詩酒，如今之可傳也。所謂個儻非常之人非耶！當嘉靖中，騷壇奇人首推徐文長。然使海內知文長之奇者，則余年友袁中郎爲表章也。（《石隱園藏稿》卷二《刻曹長庚詩序》）

石隱園藏稿

四庫全書影印本

畢自嚴詩話

六八三

胡震亨詩話

周本淳編纂

胡震亨（一五六九——一六四五）字君鬯，後改字孝轅，號赤城山人，晚自號遯叟。浙江海鹽人。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舉人，「數上公車不遇」。其後選授故城縣教諭，陞合肥縣知縣，有治績。崇禎十年為定州知州，又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與上官不合，辭官歸里，日事讀書著述，貫串經史百家，編著之書計有《靖康盜鑑錄》、《讀書雜錄》、《秘冊彙函》、《續文選》、《海鹽縣圖經》、《通考纂》、《李詩通》、《杜詩通》及《赤城山人稿》等。而尤為重要者則胡氏以一人之力編成《唐音統籤》一〇三三卷，清代官修《全唐詩》中晚作品多賴此書。此書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籤，前九籤輯錄詩什，偶有識語；《癸籤》則搜輯前人及時人有關唐詩之意見，分為《體凡》、《法微》、《評彙》、《樂通》、《詁箋》、《談叢》及《集錄》七部份，共三十三卷，體大思精，為研究唐詩者所必備之書，而明人詩話保存尤多。

今收其《唐音癸籤》一種，輯錄其詩話二十七則。

胡震亨詩話

唐音癸籤

目錄

卷之一 體凡

卷之二 法微一

統論

卷之三 法微二

通論各體 四言 五言古 七言古 樂府 律詩 五言律 七言律 排律 絕句

詠史 詠物 和韻 聯句 雜俳諧體

卷之四 法微三

用字 用句 儷對 篇法 用韻 用事 則古 砭疵

卷之五	評彙一
卷之六	評彙二
卷之七	評彙三
卷之八	評彙四
卷之九	評彙五
卷之十	評彙六
卷之十一	評彙七
卷之十二	樂通一
卷之十三	樂通二
卷之十四	樂通三
卷之十五	樂通四
卷之十六	詁箋一
卷之十七	詁箋二
卷之十八	詁箋三
卷之十九	詁箋四
卷之二十	詁箋五

卷之二十一	詁箋六
卷之二十二	詁箋七
卷之二十三	詁箋八
卷之二十四	詁箋九
卷之二十五	談叢一
卷之二十六	談叢二
卷之二十七	談叢三
卷之二十八	談叢四
卷之二十九	談叢五
卷之三十	集錄一
卷之三十一	集錄二
卷之三十二	集錄三
卷之三十三	集錄四

體凡

一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爲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爲唐之律詩。詩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倣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章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間雜長句，始鮑明遠。唐人承之，體變尤爲不一。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韻之偶對者而變。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長篇而變。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唐一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備一體。一曰五言絕句，一曰七言絕句。絕句即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曲。詳後《樂通》內。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鄴城童子謠》。六字詩，《牧謠歌》。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李白繼作。一字至七字詩，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

以題為韻，偶對成聯。又鮑防、嚴維多至九字。騷體雜言詩，此種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皋歌》，杜之《桃竹枝引》，相沿入詩，例難芟漏。律體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嚴滄浪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為小律云。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及六言絕句，《王維集》有。而諸詩內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諸家樂有，而李白所擬為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為之名，而變其舊。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為樂府題者也。始于杜甫，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為得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詳後《樂通》內。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總名。行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人因之。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為引，導其情為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為辭，又衍而盛焉為篇。皆以其詞為名者也。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詠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鬱，嘆以抒其傷，唱則吐于喉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為名者也。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樂者。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為其名者也。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長短填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彈等曲，其體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並詳《樂通》。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

二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寢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尚餘拗澀。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就中五字之譜差先，故《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七字之譜差晚，故開元右丞，猶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則古自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韻自啓，匪人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輿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三 【四聲】音韻之學，至齊、梁寢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四聲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纂次。唐儀鳳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復加刊正，名爲《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元祐，先後重修，名《禮部韻略》，今承用者是也。宋濂云：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宋因之，以禮部之掌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略》，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四 【雙聲疊韻】宋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學林新編》云：「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喉、舌、齒、唇，配宮、商、角、徵、羽爲五音。人聲之出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嚆，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者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者也。互護同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

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別靈歷是雙聲，別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自此而紐之，可以定矣。

五【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平頭，謂第一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鶴膝，謂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兩對同犯，如鶴膝之並大。大韻，謂與韻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為韻者，九字內更着津字人字等，為犯大韻。小韻，除韻外，但九字中有相犯同韻者是。旁紐，謂如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正紐，如壬任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任任字。

六《南史》略云：初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永明中，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為文皆用宮商，不可增減。顯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又以雙聲疊韻，分辨作詩八病。于《謝靈運傳》著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此秘未覩。妙達斯旨，始可言文。

七按史稱約論四聲，妙有詮辨，乃當時陸厥嘗作書辨之，以為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鍾嶸亦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為足矣。務為精密，襞積細微，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而約自有言云：八病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皆通。所賦

亦往往與聲韻乖。是則此論不可盡拘，明矣。然有唐近律，自從聲病回忌肇體，應復具遡其說，以善用夫變通。王弼州云：「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誠哉是言！

卷 二

法微一 統論

八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

九 摯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一〇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一一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

一二 劉勰曰：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一三 鍾嶸云：文有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

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一四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邇來作者，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葉石林云：詩家妙處，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不假繩削而自成章，非常情能到耳。噤數語，余每愛其簡切，但觀者未嘗留意。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局，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一五 宋之問云：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

一六 王昌齡云：爲詩在神之於心。處心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上，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一七 又云：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

一八 釋皎然云：夫詩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

一九 又云：或以苦思喪自然之質。此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

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二〇 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滯，由深于聲對；用事不直，由深于義類。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實，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二一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置于古集之中，使弱手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玉璞，周客胡盧而笑也？近代陳子昂復多變少，沈、宋復少變多，餘不能盡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二二 戴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間。

二三 韓愈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正愈所謂窮思愁苦之易為詩者也。

二四 白樂天云：為詩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為。葛常之曰：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訛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訛異，始可言詩矣。

二五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為用，而後詩道備。

二六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